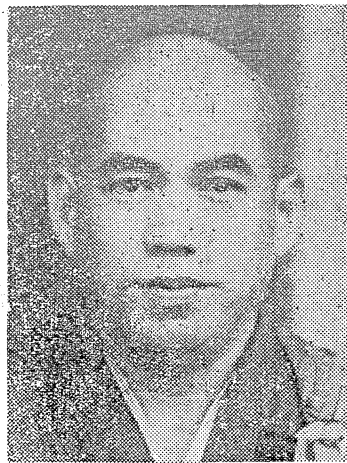


斌宗上人傳略

弟子印心·覺心述
皈依弟子鄭焜仁稿



像遺師法宗斌

前言

「沒想到斌公上人在這時圓寂！……」上人圓寂年僅四十八歲，沒寫他底自傳，諸弟子也不會詳細地記下他底生平事跡。

本文，大部份根據親近上人的二大弟子覺、印心法師的記憶，一部份根據遺作，及筆者所知，在短促的半星期內寫成，也就無法詳細考證。自然，遺漏甚多，或年代稍有出入，這希望他日編上人全集時，一一詳考，完全列入。在此僅是簡要地敘述而已。

家世

上人俗姓施，名能昌，民國前一年（辛亥）二月初五，降生於臺灣鹿港。其先世祖父為當地巨富，父昧目公為當代名醫，文學德行亦稱於世，上人少時知慧超人，五歲時就有成人的智慧，能教化同輩的小朋友行善，諸惡莫作。天資超人，坐立端正，品性良好，且有驚人的記憶力。六、七歲時，已通粗淺文字，喜讀經書，吟詩。

年十二，始正式受教於私塾，但教師所教有限，深感不足。是時書塾對於學生係個別教授，因此購買許多不同類的書籍，當教師給同學講解

其他課程時，則虛心旁聽，所讀科目甚多，文史、詩、詞、均有之。上人極用功，讀書不分晝夜，往往因之過度疲倦，有時甚至體力不支而伏在桌上假睡。如是一年，所學多常人數倍，且較諸正式受課的同學更用功，常為同學師。

是時有一年較長的同學學詩，上人也旁聽，約學半年，一日，同學求其師題詩扇上，師以事尚未顧及，上人乃作：「綠柳萋萋淡月幽，清江曲曲抗汀洲，平沙一片萬餘里，靜夜無人水自流。」一詩，以和扇上秋月美人乘涼柳樹下佳景。教師驚其神慧天才，嘉獎讚美至極，此後倍加熱心指導，上人學問更是一日千里。

出家

十四歲那年春天，一日，遇一買賣古書者挑擔許多書籍從門前經過。上人素極愛好古書，乃喚住該書販，觀其書籍，多為前所未聞未見者。原是一佛寺廢去，經典佛書被拍賣，書販所賣者多為佛教經典，上人乃以好奇而購之。從那些經典得感悟世間無常，深感「功名富貴渾如夢」(上人十四歲時作七言詩中之一句)，乃發出家學佛，救度眾生之宏願。又念割臺事及其後經過，更證實世界上的「無常變幻」。

上人是會要求出家，但未得其父之許可。這時追求真理之心願已堅決，於是有一天上人逃走出家。時僅十四歲。家人因念年紀尚少，不甘其受出家生活之「苦」到處尋找，終被追回。回家後，被禁於樓上，日讀經書，靜坐，家人，維持素食，謹守戒行，日讀經書，靜坐，對佛學更加瞭解，出家人志願更堅決。又因當時一片清淨童心，無煩無礙，學禪甚易，往往一坐數日，朗然虛空境界。

結茅

山居物質生活，往往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要求，但上人却過着樂道的日子。任何語辭難以說明此時的情況，但如以孔子讚美顏回的話——「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比當年上人的山居生活，則是最恰當不過的。

結茅於峰計六年(十七歲到廿三歲)，此時授課外，尚自己用功研究法華，楞嚴諸大乘經典，後來也曾授信徒以大乘教義。

當時，與上人往來諸友，大多為學者文人，有王了庵、陳仲衡、王德修、施梅樵等諸士。除了自修講學外時常應諸士之邀，談詩，或擊鉢聯吟。在台中文學界詩會中成為不可缺少的人；席上如無上人在，則盛況失色，所以諸士常說：「如不往頭汴坑拾下時鐘(詩僧，台語與「時鐘」音相似)，則不知時(詩)，事不能為也」。遺著「煙霞吟稿」為此時所作。

內渡

當時臺灣佛教，幾乎僅限於「做佛事」，僧尼對於經典大都都不求瞭解，甚至不知「一行」為何物。當時所謂「說法」不過是世俗因果報應之類，或佛教故事而已。三藏經典祇見陳列，而不為四眾所知解。僧尼雖誦佛經，但大多數僅

是盲念，並不解佛法真義。至於信仰更是混亂，完全不知正信與迷信之分。佛教徒甚至禮拜神鬼，外道，或與神道邪教合流。

上人悲嘆海角孤島的臺灣，不得大法師指導，乃發心前往祖國留學，求法。同時渴望禮拜名山古刹，菩薩聖跡，參訪高僧大德。

民國廿二年春，決心內渡。雖是貧僧，但貧窮無法阻止向上心願。上人不顧化緣或求助於友人，甚至不受諸友送行，悄然離開茅蓬，但留一詩以別騷壇諸詩友。離開茅蓬時，僅有一知己信徒發覺，乃贈十元為旅途之用，這對於一貧僧而言，却是一大的數目。

離開基隆港到廈門，從此開始參拜名山聖跡。

遊山

初渡大陸後，上人在福建遊學，先遊鼓山湧泉寺，在此期間曾參訪虛雲老和尚，且曾與雲公老和尚暨宗鏡心月二師同登劣峯。上入早有參訪古月和向之念，但不幸來時師已西歸，乃吟詩念之，此外，曾與會泉法師等同遊鼓浪嶼；亦曾謁良達老法師。

不久離開省，南遊廣東曹溪南華寺；轉而北上前往南海普陀山禮拜大悲觀世音菩薩；是後往寧波阿育王寺禮拜佛陀舍利。轉而行脚太白山天童寺謁太白山義興老和尚塔，禮拜八指頭陀塔。

受戒

法師為戒和尚，上入往受俱足戒。圓瑛老法師早年曾遊台，已先知上人聲譽，故圓老甚為器重。

圓老深知臺灣寺院風俗，知道一般臺灣僧人很少吃苦，深恐上人不能克戒期中之困難，乃婉勸上人說：「恐怕不堪受苦，可暫住上客堂，僅在必要時入戒堂受戒……」上人深感圓老慈愛，但願與一般僧眾同入戒堂，不畏膚體之折磨，願學大陸莊嚴僧行。圓老深為之嘉許讚嘆。

續遊山

民國廿三年春天受戒畢，明明風光給與一行脚僧人者，非春之嫵媚與良辰美景，而是明心見性，得無罣礙的快樂。年青的和尚這時

正如春天裡的萬物發揮着青春的生命力，但所追求的是無上的佛法，證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上人曾自吟一詩：

未償夙願落紅塵，遊戲浮生廿四春，往事回頭如夢醒，一朝見性證吾真；本來面目何曾失，自有衣珠豈患貧；到處隨緣無住着，為誰歡喜為誰瞋。

上人離開天童寺後，經鎮江渡揚子江到瓜州。在揚州高長寺會拜謁來果和尚；其後遊焦山，金山，到處參訪高僧。未幾遊西湖淨慈寺，靈隱寺，天竺寺及附近風景名勝。經武漢，在武昌參觀世界佛學苑轉而往廬山等勝地，所遊各處均吟詩留念。

二十三年七月，不辭路途遠涉，步行二月前往九華山禮拜地藏菩薩聖跡。當時大陸到處均有盜匪，每遇災難則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以鎮定的心情渡過種種危險。

於九華旅途，有一次乘船渡江，舟至江中，隨後即有一船加速追來，上人疑為盜船，念出家人，無可罣礙，不以為意，但奇怪的是盜船無法迫及上人乘之船，上岸後，即匆匆登山，行至一休息地，鳥瞰山下發現一人群在爭吵，其中之一為所乘小舟之船夫。船夫說：「我故意慢行，但你們不用……何以不趕快追來？」那些人回答說：「站在你的船頭的那個穿白衣的美人，當我們的船快靠近時，他作一手勢將船推開，船又離了好遠……」船夫一再否認船上有穿白衣的美人，並說僅有一乘客而已。上人在山坡上聽了這些話，始知所搭為盜船，深為驚奇，而盜賊所說的穿白衣者，豈不是白衣大士（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上人遊奉化雪竇寺，並作「雪竇遊記」一文。遊記上云：「余遊雪竇有三目的在焉：一為拜訪太虛大師，二領略雪竇風景，三預備避暑過夏……」。

可惜，時適太虛大師外出弘法，以未得在此時參見為憾。上人「稱性而遊」，朗吟數詩，「遊記」二首，除了記載雪竇勝景外，未寫遊雪竇

感想：文云：

「余以三目的遊雪竇亦得三感想者：一、虛大師為佛教領袖，現代高僧，而教弘慈宗，錫卓名山；二、雪竇為浙東名勝，禪宗古刹，而得菩薩應化，高僧住持；三、彌勒為當來下生，一生補處，托名山以顯瑞，得高僧而傳道：夫豈何然哉！可稱天造地設。而余得遊茲山非三生有幸乎？蓋山有高僧聖蹟其名益著，僧住名山弘化聖教，其德益彰，菩薩蹟應名山，法付高僧，其聖普被，寧易得哉！……」

參觀

是時寶靜法師當觀宗寺主講，上人前往參學。時因貧窮無力購買參考資料，乃利用夜間同學已休息時，借其參考書而讀之。但學院規矩，作息有一定的時間，有時不得不避開督學的巡視。上人極專心，進度甚速。

一日寶法師出一問題，曰：「彌殺彌慈一係取材自指曼外道央屈摩羅的故事。試問其道理何在？令諸學生申論之。諸學生均不得要領，無從下筆。上人會著論文，論其道理，同參將該文發表於「宏法月刊」，但沒署上入法號。寶法師讀該論文，驚嘆著者學力，見地高超，深為讚美。後來寶老知為上人所作，嘉許讚美備至，且決定聘請上入任副講法師。

上入知道寶法師決定請他任副講，至為驚訝，於是乘夜整裝，黎明逃出觀宗寺。事為寶老所發見，即令使者前往追回，使者追了六、七里，力陳寶老聘請至意，上入則託使者，轉呈寶老說：「不遠千里前來大陸，目的在於求學，絕無意講授。老法師慈意至為感激，但無論如何，不能應命。」於是趕程入天台山。

得天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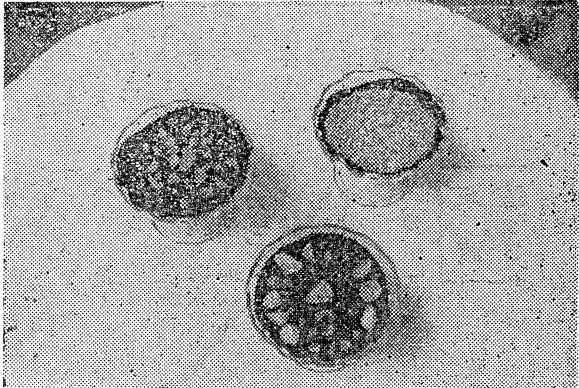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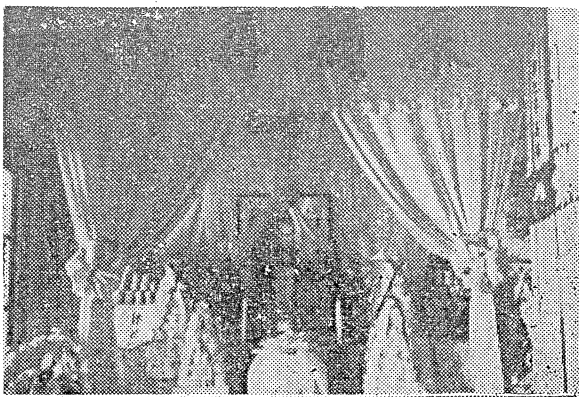
上入在台之時，已略研究天台教觀，但到國內以後，並不固執一定要在天台求法，因此到處漫遊參學禮拜，但因緣造成，上入終於實踐最初的願望。是時靜權老法師在天台主持學院，上入拜謁

靜老，甚得器重。天台佛學院規章分課程為初學與專修兩部，凡入專修部必先修初學課程，上人因佛法精通，學力甚佳，所以即入專修部研究，在此期間研究四教儀，法華及天台教觀。在天台求學方法有如在觀宗寺時，不分晝夜專心攻究，且夜間利用佛前海燈讀經，三年之內大藏經中的重要部份，幾乎全部熟讀。後來並曾在天台任副講法師。

離山歸台

上人離台內渡之初，曾擬作「十年遊」，計劃在國內作較長期的研究。不幸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繼之八一三，中日關係繼續惡化。時臺灣為日所據，上人既為台籍人士自不免被歧視。有時甚至被誤會為：「臺灣人就是日本人」。又深恐被當局注視，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或懷疑，因此不得不離開天台，時為民國二十八年，上人二十九歲。

那時全面抗戰已開始，到處烽火，一時無法到上海，路經梅溪，適遇澹雲法師於梅溪觀日山



銅版說明。上為茶毘宗上人發覺後之靈堂。

房。澹法師與上人係在天台時的同參執事，因此深得澹師的歡迎並留暫住觀日山房。是時澹法師在梅溪設一學院。上人應邀講楞嚴經。上人說法的方法極佳，深入淺出，聽者易於瞭解，甚得學生歡迎。聽講的諸弟子信士中，有位郭勝中居士，讚美說：「上人的辯才，為前所未聞」，不勝佩服，居士特別拜謁上人，說彼住在上海，如有機緣蒞臨上海，請一定到其寓一遊。

在梅溪過一短時期，經濟法師得一軍部首長的幫助，得軍部出一張身份證明書，並特派衛兵保護上人，終於到達上海。之後，郭勝中居士接知上人掛錫曹洞宗上海別院，特請上人到功德林歡宴供養，又贈歸臺的船費。上人由於不瞭解當時上海的風氣，將郭居士結緣以及所有一切積蓄，竟在電車內被扒手盜光，一時無法返臺。

後來受臺籍僧人榮宗法師的幫助與交涉，得日本領事館准許上人搭乘軍用的運輸船返臺。不意到了將出發時却又臨時拒絕上人登船，但此船離滬不久，竟觸水雷而被炸沉沒。這

雷而後被炸沉沒。這是一無理的拒絕，究竟是幸運的巧遇，或佛陀菩薩有意留上人為大乘佛教弘法？

又過了一星期，上人乘商船安全地回到基隆。

被禁

時凡這覽祖國的臺民，均被日本政府當局疑為「危險份子」，甚至認被為可能是帶有特殊任務的間

諜，許多在這時回來的人，只因「可疑」而被拷問，甚至不堪苦刑以致喪命。

上人還沒到達基隆，則已被船上的便衣人員跟踪，水上的特務人員時常監視上人的行動。船航行二日就被盤問：為什麼前往中國？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在中國遇到了那些人？找那些人做些什麼？有那幾個朋友在中國？為什麼在這時候回來？等等不勝煩雜的問題，一一查問。

到了基隆又被一個不同的人所偵詢，但所答的與第一次盤問時完全相同，既不增加，也不減少。所答的年、月、日、地點、人物、因緣，過程等等也完全一致。日本政府當局，並不因此而放心，第二天又問其一、二、但沒有一行走差。當時回臺的人，往往只因在反復偵詢中有一、二句前後不一致，被認為「可疑」而受虐待或苦刑。但上人的道範莊嚴，使日人畏而敬之，雖說是被軟禁，但享受着高等待遇。除了三餐外，報紙，茶點，按時奉送，且獨住於一清淨的房間。

上人巍巍不動安然的態度，行住坐臥不離佛法的規制與閉在關房一樣，無可煩惱，無所掛慮，也沒有痛苦。認為閉關有時還要食住的煩惱，現在不必掛慮這些，且警察為侍者，安全地守護着。每日可以安心地念佛、持咒、打坐，生活十分安定，對於個人全無掛礙只是有時起了大悲想：何時才能有機會實踐弘法的誓願與任務？

在這時期，又有幾個不同的「偵探」人員前來「閒談」，所談的不外乎大陸遊歷經過。這種偵詢的報告，一層一層地送到最高機構的森特務長（日人）的地方。森氏讀了那些報告深受感動，並特訪上人說：「根據他們多次的報告，我知道您的人格。我會將多次的報告一一核對，沒有一句差錯，人們有時就是所說的全為事實，但多次的答案往往會忽略其一、二，或答錯了一兩句話。我從這些報告瞭解您，不但是個學問道德修養極優，人格高尚的高僧，且可以證實您的定力功夫，我願作證您所說的全是事實，確實僅是一個佛教傳教師，絕非不法分子。」雖然森氏如此尊敬上人，由於任務，並沒有即刻得到釋放。

不久有一天下午三時，當上人正在持念大悲觀世音菩薩的時候，忽然有個穿西裝的青年來訪，青年一見上人就問：「和尚，您豈不是斌宗法師？」上人說：「是的，但居士怎知道我的名字？」。「喔！您忘了，以前見過您的。」。「居士，您怎會知道我在這兒，您的尊名是……」。那青年笑着說：「喔！偶然的機會，以後再談吧！我住在觀音山，您稍等一會兒，本圓和尚會來保釋您出去的。說完這句話那青年就走了。」

次日果然本圓和尚與日僧田窪前來保釋，森氏知道這事，特在上人離開關房之前趕來說：「師父，我相信您，尊敬您，但以後不論您回到臺中或別的地方，恐怕免不了再有別人找麻煩，這是我的名片，特別證明您的人格，相信當有人懷疑您的時候，它會發生效力的」。由於感動敬仰，森氏特別贈送私人證明文件，讓上人得安心地佈教。

事後上人前往圓山向臨濟宗佛教總監高林玄寶老和尚（日僧）道謝。當時高林玄寶和尚對於日本在臺灣的政府俱有很大的影響，因此當他派田窪前往基隆作證時，上人立刻得到自由。是時，適逢一青年於臨濟寺。那青年瞻仰法相：「威儀風度，莊嚴備至，令人一見而知為高僧大德」知：「斌公戒行莊嚴，品德兼優，為當世佛教之大善知識」，傾心仰慕，懇請上人披剃為僧，歸依為上人弟子，賜號印心。

之後上人往觀音山向本圓老和尚禮謝，問起老和尚怎會知道他被福海關時，老和尚說：「是日下午三時左右，有一青年前來觀音山對我說：『斌宗和尚，從大陸回來被禁海關，希望您前往保釋』，當時我對那陌生人的話信疑參半，後來想，這句話不會是假的，也就深信不疑，下山拜訪高林老和尚，他也即刻答應，派田窪同我到基隆。」問起那青年的名字、住址、本圓老和尚也說不知道，而老和尚見到那青年的時刻與那青年訪上人的時候幾乎同時，兩人均感奇異。以當時的交通情形計算，下午三時多離開基隆，黃昏之前是否能到達觀音山尚屬疑問，何況同時？實在

是不可思議的奇跡。為了向那青年道謝，上人特在觀音山、臺北、基隆之間找尋半個月，但始終沒得到那青年的信息。為此，上人並再到基隆訪守關的警察，也不得而知，警察甚至說：「因一時糊塗，那青年從那一門進來都沒注意到」。守關警察也看見那青年的訪問，但却忘記干涉他進入關內。在大陸多次遇難也常常得到不知姓名的人幫助，而以此最感不可思議。聞者均認為這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感應。

歸臺後不久，即南下龍湖庵講地藏經，是上人歸臺後第一次弘法。此次法會盛況空前，首開臺灣僧人研究經典的風氣，讓臺灣的佛教徒得瞭解「出家」「佛陀」「菩薩」等等意義，轉變「應酬佛事」為「研究聖法」。

東 渡

二十九年三月，上人東渡日本，訪遊日本各大本山，比較研究中人熱烈歡迎。在這期間上人有次在日本岐阜縣美濃清泰寺住錫，遇一臺灣青年，那青年不勝欽佩仰慕上人莊嚴大德，同年七月隨之歸臺，是後歸依為上人弟子，得上人賜號覺心上人到處說法。

弘 法

民國二十九年秋，上人應請，講阿彌陀經於南部佛教勝地——大岡山超峯寺，龍湖庵。九月講大乘金剛經於屏東東山寺，並應潮州等處寺院及各機關團體之請，或通俗演講，或隨緣開示。是時雖臺灣為日人所據，且正積極推行「皇民化」，學校，機關團體均禁用臺語，但上人到處演講從不會用日語。每次演講均有不少信士歸依佛教。

三十年二月，上人應大漢福份山齋明禪寺之請，講般若心經，在法會第三天，經題「般若」二字剛為講畢，正要繼續講解「波羅密多」四字時，該寺住持孝宗師偕會秋濤居士等，向上人要求說：「臺灣向乏講經機會，佛法罕聞，教義茫

然，今賴師以開風味，此未曾有之法會，在座大眾雖皆踴躍傾聽，惜未盡明瞭，弗獲全益，若如風過耳，不免有負法師一片苦心呢！我們雖會事筆記，然皆記一漏十，不成全璧，敢懇法師不惜辛苦，膺誨後學為懷，每日編成講義油印分給聽眾，俾目視耳聞易於領悟則得益較多，不知法師以為如何？」是故在這次弘法期間上人著成「心經要釋」一書。

同年再講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於臺北淨土宗佈教所，冬講無量壽經於北投法雨等。三十一年秋七月講金剛經於臺中寶覺寺，在霧峯靈山寺講阿彌陀經，再講金剛經於新竹淨業院。當上人在靈山寺說法時，六、七十年未曾開花之牡丹竟告盛開，林獻堂老居士認此為奇跡，作詩讚嘆上人。

是年冬，上人因講法過勞，心臟衰弱，靜養於新竹法王寺，但亦時常為弟子開示用功法要，及修學方法。

創 建

這時新竹的信徒都深望上人在此處。

古奇峯為新竹八景之一，因此地主陳新丁先生表示千萬也不願放棄該地。但是不久，陳氏夜夢其母（已去世）對他說：「新丁，我處境很苦，希望有大德高僧救拔我，聽說有一高僧擬在此山建寺，你當答應他」等等。陳氏深引為奇異，於是特拜見上人，歡迎在古奇峯建寺。

上人不喜化緣，認為臺灣佛教徒對佛教的認識不夠，且佛寺林立，時有不肖之徒，借建寺為名到處欺騙，因之出家人常被輕視。所以雖然有志於宏大的叢林，奈為環境與經濟限制，無法實現。是時只接受幾位歸依弟子的發心，有：鄭根本、鄭純、唐妹妹（即現在之道心比丘尼）蘇明志（明心），鄭林劍華（雪心）諸居士等人，熱誠擁護，法源寺略成規模。建築期間，位置方向，形式藍圖均為上人所

指示，由於經濟所限，印心、覺心二師及唐、蘇二居士且兼工役，勞苦至甚。

三十三年法源寺落成，淨業院住持永修，永善尼師，贈送前自大陸運臺之三接引佛像，二師與其弟子均親送佛像至法源寺。

在這年間，如逢佛陀聖誕，或菩薩聖誕，上人則說法為諸弟子信士開示，聞者皆大歡喜。

三十三年秋，戰局緊張，盟機轟炸臺灣，日政府命令疏散，上人同覺心，印心二師避於獅山金剛寺。

上人極慈悲，很關心未疏散弟子信徒的安全，因此，三十四年春，筆者特離家慈（雪心），避離於金剛寺，蒙上人之恩極大。不久唐居士等亦至金剛寺，上人時為諸弟子開示。

上人法相威嚴，德行，不但為諸弟子所敬仰，且為獅山所有人士所畏敬。八月，戰事結束，一日上人回法源，獅山居民知之，擬乘夜劫金剛寺。但不知是何因緣上人却在當日回山。深夜，大漢六、七人，帶火把繩索到寺。此時寺內僅有上人，印師，筆者（十二歲）三人，上人在樓上發聲止之；為諸浪浪開示，彼等因敬畏上人威德，自動散離。

九月離獅山回法源等，十一月講彌陀經於中樞元化院。

大 施 法 雨

三十五年，因光復之初，戰亂之後，民心尚未十分安定所以在法源說法外，上人較少往來南北講經。三十六年春，則在新竹佛教支會講地藏經，此時盛況空前，聽講諸弟子信士來自南北，幾全臺各處均有之。此時聽眾大部份住在新竹，每晨，每晚由大弟子輪流復講。冬十月再講地藏經於獅山元光等，十二月在臺中寶善寺講普門品。三十七年夏在獅山勸化堂講彌陀經。八月應新竹魏經龍周敏諸居士之請，在本願寺講楞嚴經，本擬講期為三年，但因經濟情形不能安定，無法支持太久，月餘而散。上人說理精闢，能深入淺出，凡遇深奧難明處，每設喻以曉之，務使聽眾悉能明瞭而後已！

苦口婆心，諄諄善誘，令人讚嘆不已。

上人每次講經，均依天臺五重玄義講釋。對每一語句則又一「預釋」，「分釋」，再「合釋」。因此有一不識字的老人竟在聽完一部經典後，能通國文。

三十七、八年間，上人也曾在新竹公共場所作較通俗式的演講，但所講有時仍是一部經典，法會期間或一星期，或十天。

三十八年冬，上人因念印心，覺心二弟子隨師奔波多年，無暇攻讀，除隨師到處聽講外，並未得上人專心栽培，為要專門造就弘法人材，會辭各方邀請，謝絕諸緣，匿跡獅山以教授弟子，不料僅數月，外障礙，復回法源寺。

三十九年間上人也曾南北講經弘法（筆者註：關於於此期間情形，因一時無法考證，待後補述）。四十年秋講金剛經於屏東東山寺。

閉 關 若 關

從大陸歸臺後，上人不辭勞苦，為諸弟子信徒說法，實際已經過勞，以致心臟衰弱。三十八年國府遷臺大陸諸法師大德隨政府來臺，不但傳教不致中斷，且將是佛教開始復興之時，上人並特開諸臺籍弟子信徒，勿因語言不便，而失去聞法的好機會，應多多聽聞大陸諸法師說法。既喜慰弘法有人，四十年佛成道日開始閉關，專為諸弟子講國學作以研究佛典的基礎。不幸，不久竟患血壓過高之病，可是上人為了弘法仍不辭辛苦，在關中將前所著「心經要釋」改寫為白話文。先在菩提樹雜誌按期發表，後由瑞成書局發行單本問世。

同年四月，臺中蓮社傳授在家菩薩戒，上人南下主持。此外，上人也曾往桃園瘋院（樂生院），為一群病患者說法，多數患者皆皈依上人。同年十一月一日，為覺心法師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創設南天臺弘法院。四十五年春為印心法師創建澹雲精舍於碧潭山上，其間上人或居法源寺，或住錫碧潭，或蒞弘法院，巡視指導。四十六年八月，上人健康情形一日不如一日，因之就醫於郭內科，住錫弘法院靜養。九月二十五日弘法院院長壽會，上人為諸弟子信徒開示，此為上人最後一次說法。之後健康情形未見好轉，十一月，上人已宣示欲入涅槃，經諸弟子苦留長期住世，始允入院就醫，印心，廣心二師隨侍左右，日夜看護，覺心法師則每日數次到醫院侍候。上人極慈悲，仍關懷諸弟子，知弘法院寺務繁多，常對覺心師說：「覺心，你很忙，可以不必常來。」二月初一，回弘法院靜養，法體已漸見好轉，十九日（國曆四月七日）晨觀音聖誕之日，安祥示寂於弘法院。國曆四月十三日，荼毗典禮，得舍利甚多。上人是「解」「行」並重的高僧，一生大悲大慈，弘法利生，戒行極其莊嚴。諸弟子信徒已決定在新竹古奇峯南天台法源講寺山上建斌宗大師舍利塔，以永念上人事跡。

果 滿 示 寂

四十六年八月，上人健康情形一日不如一日，因之就醫於郭內科，住錫弘法院靜養。

續收再版「防止犯罪專集」捐款

詹金珠居士二百元，南一書局二百元。懺雲法師三十元。姚天造居士二十元。劉嘉集居士十元。屏東東山寺李雲雲居士經手寄來：心源師、圓志師、永壽師、天智師、天戒師、妙寬師、天音師、天水師、興招治、李雲雲等各十元，天良師五元。以上合計五百六十五元。尚不足二百餘元由本刊捐出即日停止收款請勿再寄來。併此鳴謝，功德無量！